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买过一本流沙河编的《台湾诗人十二家》，其中有余光中……这是我的诗歌启蒙读物……直到2012年六月份我才第一次见到余光中老先生，是到香港澳门开大陆与港澳台文学论坛会，他的发言演讲，谈到了汉语的美学价值，他认为现在大陆的文学语言不够典雅，不够讲究，比较粗糙。然后，我就吃错了药，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大陆语言的粗糙是有历史原因的，大陆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三百年的

想起余光中

林白



■二〇一二年六月，摄于澳门，左起：陈若曦、余夫人、余光中、林白

如今，朋友以各种名义张罗的聚会多了起来。这样的聚会，对于我，主要来自北大荒的荒友和中学同学。有时合二为一，因为很多荒友就是中学同学，当年是坐着同一列火车一起从北京到的北大荒。这样的聚会，同窗且荒友，两两相加，如同范石湖的诗：晚来拭净南窗纸，便觉斜阳一倍红——不能不去。

当时只道是寻常

肖复兴

如今，这样的聚会一般都会选在饭店酒楼，一桌子丰盛的菜肴，鱼呀，虾呀，贝呀，鸡呀，鸭呀，酒呀，应有尽有，往往吃不了，也不兜着走。就着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回忆，一直到酒足饭饱，晕乎乎，晃悠悠地握手告别。下一次聚会，依旧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回忆，祥林嫂一般，一遍遍的陈情诉说，浓郁的感情，加上更浓郁的怀旧情绪，像一把把火燃烧起过去的岁月和流逝的青春，不是将其烧成灰烬，而是将其在火中涅槃，真的像卡朋特那首老歌唱的那样，可以昔日重来。

以前，我们也曾聚会。这个以前，是指我们刚刚从北大荒返城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二十多岁，一晃竟然过去了四十多个年头。那时候的聚会，我们都是各自在家中，一张桌子移到床边，床上坐人，椅子上坐人，围成一圈，把窄小的房间挤得满满登登。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聚会去饭店，因为兜里的“兵力”不足，一根扁担挑两头，还要养活上老下小。但呼朋引伴到各家聚会的劲头，一点儿不亚于眼下。

聚会的酒是北大荒，一手倒酒，一手不停搅拌蛋黄，直至搅拌成我的沙拉酱，如今很难找到了。饭菜则都是出自我们的手，那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无师自通或自学成才，操练成烹饪高手。记得有一年，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兼荒友结婚，为了省钱，婚宴在家里，屋里院里摆上好几桌，我自告奋勇当主厨。正过五一，赶上菠菜上市，便宜，我买了很多菠菜，一连做了：菠菜肉片、菠菜豆腐、菠菜海菜……就连珍珠丸子，我都在下面铺一层翠绿的菠菜。我的这位同学新郎官跑进厨房，苦瓜一样耷拉着脸对我说：赶紧换换吧，别再菠菜了，都快给大家的脸吃绿了！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这次重要的聚会，以致到现在人们还记得那场菠菜宴。

聚会，我还有一个拿手菜，是沙拉。那时候，哪里去买沙拉酱，我用开锅的热油，浇在鸡蛋黄上，要

道路(或者,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干了许多“史无前例”的事情)文学也必然泥沙俱下,文学应把这种历史的在场的东西表达出来……粗粝的语言也有粗粝的美学价值……太典雅的语言跟大陆的现实是隔膜的……散会后,余光中中找到我,他表示要读一读我的作品,并且给我写了几句话“第一次来港澳,只剩下台湾,等待你的第一次”。我一直以为,会在台湾见到他……当时他体态清瘦精神很棒,八十多岁的老人家,站着演讲,声音洪亮,中气甚足,所讲内容严肃而充实,例子随口举出……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感到极突然。

通常认为,文化与艺术相近相亲;然而,两者终究还是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属性,它们有所差异而各有千秋。

作为一个绘画创作者,两者的差异似乎更能引起我的兴趣。

我们知道,文化具有地域的、民族的、宗教的……乃至时代的或行业的烙印,在这些特定的氛围或范畴之内的一些共通的喜好习惯、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等,便成为某种特定文化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文化首先是在特定环境下的具有共性的因素以及价值观念,特定的共性是其重要的属性。其次,文化的形成必然经由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时间的积累以完成菁华的沉淀。第三,文化的成型须经过众人乃至几代人的共同作业而不太可能通过个人之力去完成。第四,文化之所以能悠久,是源于一代又一代人传承和努力。

以文化的这些特性反观艺术,我们会很意外地发现两者原来是多么的格格不入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首先,我们知道艺术重视的是个性而非特定环境下的共性,很难想像一

十二月阳光四溢的午后,听见冰融成水滴滴落下的声音。我的黑猫咪起眼向光而卧,身上皮毛闪闪发亮。风里晾晒的衣物细微转动,扬起影子飘来荡去。安静到足够容纳任何尘埃的打扰。

万物混迹于暖,情绪随日光流浪八方,一直很朴素。还有什么理由来催生怨念呢,季节会给你一场场眉清目秀的悲欢。

心尽兴,一直到夜阑人静,朋友才依依不舍骑自行车,消失在茫茫夜色里。我那雷打不动的拨鱼儿,当时只道是寻常,现在却常让我怀想。

其实,一般的聚会,或陌生一点儿的人,或社交礼节性的聚会,可以去饭店酒楼,但像我们这样发小加荒友的聚会,大可以常去各家去重温旧梦。只是,如今的聚会,已经断然没有去各自家中的了。如今的聚会,我拿手的沙拉和疙瘩汤,再也派不上用场。



件没有个性的作品可以升华为艺术的境界。其次,艺术(作品)的产生可以是即兴的吟唱或瞬间的爆发而无须历史的沉淀与时间的积累。第三,艺术的完成常常是由于个人或少数人努力的结晶而与大范围的集体行为无缘。第四,也是最为关键的,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是源于其创造的特性而非传承所能。

从创作的现场来看,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绘画作品如果作为文化的传承或普及,那么它可以是喜闻乐见的、代代相传的而无须执着于创意和个性。这样的作品无疑可以成为传统文化的铁杆捍卫者。反之,倘若从艺术的标准来要求绘画,那么它必须是原创的且充满个性、与众不同的甚至是前无古人的。

诚然,正如文化与艺术的因素可以共存于某件特定的作品一样,传承与创新也不一定就是完全对立或处处矛盾的。尽管如此,绘画作品的创造意义,仍然是区别文化或艺术的分水岭。

对画家而言,是致力于传统的继承还是着眼于创意的探索,或许是一个关键的选择。

在华尔道夫,我还见识了其他几件“稀世珍宝”。1910年“总会”落成后,在一楼酒吧设有一吧台,L形,长34米,铺面为雪花大理石,底座为橡木,它是镇店之宝,有远东“第一长吧”之称。走进酒吧,见长吧内一挂壁橱,陈列有各种高档名贵的葡萄酒,长吧对面放着西洋乐器,墙壁上挂着陈旧的老照片,不由想象起英伦古典酒吧的绅士做派,以及彼时十里洋场的奢靡场景。可惜的是,几十年前,酒吧被挪作他用,成为了肯德基餐厅,烟熏火燎,散发的虽然也是十足的“洋味儿”,但比起早先来自英伦三岛的味儿,山姆大叔的味道显然要比英人呛人得多。

当年,华尔道夫酒店还有“一宝”,那就是酒店大门外人口上方建有一透光钢框玻璃雨棚,其造型十分独特,是“华尔道夫”特有的标识。据一位后来参与装饰的专家级装饰工匠考证,此棚长16米,宽6米,镶嵌水晶玻璃的精铸钢三角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计算机科技人员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岁月,他们目睹了一个崭新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平台,越来越多的电脑通过互联网相互链接、相互传递信息。但是互联网自身无非是电子传输系统,可以接受或发送信息包裹,但是对信息内容却一无所知。这给勇于创新的人们敞开了

一扇大门,尝试将信息内容放入传递的包裹之中。

一个显而易见的想法是将文字放入其中,比如将文字加到科技论文里。但是仅仅发送文字远远不够,需要标题、段落和格式等信息。重新恢复这些格式需要遵循某种格式。1989年蒂姆·伯纳斯-李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工作期间,提出“超文本标准语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作为文字格式标准。尽管当时有其他供选择格式,他的建议脱颖而出,得到公众认可。他对自己的发明寄托无限希望,因此为电脑可用的语言分享信息网络起名为万维网(World Wide Web)。

万维网还需要另一个重要模块。蒂姆·伯纳斯-李语言制定可读格式标准,但是阅读一个网页需要用软件重建网页,该模块被称之为浏览器。

万维网要得到公众认知急需浏览器。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高性能计算法案”,也称为戈尔法案。基金下发到伊利诺伊大学下属的国家超级计算技术应用中心。在那里两名计算机科技人员(一名当时还是本科生)研发出Mosaic网页浏览器。Mosaic在当时获得巨大成功,不仅可读文字,而且显示图像。它还与微软窗口操作系统兼容,从而使浏览器走出大学、实验室电脑系统,进入寻常百姓家。浏览器还使得网页变得五光十色:音乐、视频、购物、电子邮件、社交网站,应有尽有。不论人们喜欢与否,浏览器吸尽大众眼球。

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大学工作,有幸近距离见证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当时互联网技术似乎按部就班发展。蓦然回首纵观历史,万维网发展的深度与广度,远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尽管私人企业作为推广万维网发展的主力军,令人欣慰的是万维网、互联网都源于学术界及研究机构。

东平路11号原宋子文府邸 (水彩画) 胡军



东平路11号原宋子文府邸 (水彩画) 胡军

架,当年是“先在英国定制拼装,然后拆解船运,再在现场铆合安装”而成的。

在历史的阵痛中,“华尔道夫”一度“盛极而衰”,据刘加农先生《古堡今生》:“一进大门,满目疮痍。地下室齐脚深积水,大楼内残缺壁画、油漆斑驳,铁件锈蚀,地板破损,电线杂乱,灯光昏黄,蜘蛛网飘荡。”酒店空置期间,“被当成摄影棚,租给香港导演王家卫拍《2046》,梁朝伟、巩俐、张曼玉、王菲、章子怡、刘嘉玲、木村拓哉等中日明星聚集在此。”上世纪90年代初,外滩建筑大规模修复工程启动。来自上海建工装饰的能工巧匠,为“华尔道夫”重塑金身,修缮复原了它的本来面貌。

时间是条河,从此岸到彼岸,记忆的小船流淌了百多年,我在小船上阅读“华尔道夫”。在城市的进化中,历史用一双粗粝的手,惊人地完成了今天和昨天的对接,为我留下了解读上海的痕迹。

从证券大楼内部看整个建筑是个“回”字形的,明请看本栏。

可阅读的建筑 责编:史佳林

一个世纪的传奇

陆林森

从证券大楼内部看整个建筑是个“回”字形的,明请看本栏。

可阅读的建筑 责编:史佳林

从证券大楼内部看整个建筑是个“回”字形的,明请看本栏。